



静观万象

贾浅浅这人这诗这事儿，就是一个笑话

生活报首席评论员 静伟

还是想先讲一下那个《笑林广记》中的笑话：一盲人鼻子异常灵敏，闻闻书本，就能说出书名。一书生拿本书给他闻，盲人道：“此是《西厢记》。”书生道：“因何能知？”盲人回：“有些胭脂气。”书生又拿一本书给他闻，道：“此是《三国志》。”“又因何能知？”“有些刀兵气。”书生将自己写的文章放在盲人鼻子前，盲人道：“这定是你的大作！”书生惊异：“这次又如何知之？”盲人道：“狗屁不通，有些屁气。”

我想，如果把贾平凹之女贾浅浅的部分诗歌，放到这个盲人鼻下闻上一闻，估计够这个盲人吐上一阵的，好家伙，屎尿屁一起来，这谁能受得了啊？就算吐啊吐啊，也不能习惯。

不是说诗歌和文学中不能有性屎尿屁，但写性和屎尿屁的不能都是文学吧？那诗歌和文学岂不成了公共厕所，谁都可以上一下？

余光中说李白：“绣口一吐，就是半个盛唐”，可这贾大小姐，小嘴一张，那就是整个马桶啊。

忍着恶心、捏着鼻子举两个勉强能说的例子吧，说真的，敲这些字的时候，我刚吃的外卖都差点儿吐出来：

“我们一起去屎尿，你，尿了一条线，我尿了一个坑”；“上午同事们一起把饭吃/一个同事在饭桌上当众抠鼻屎/她喊了声‘不要擦拭’/另一个同事见状/抢上前去抓过那同事的手腕/一边舔还一边说/真香啊，你的鼻屎。”

你跟我说这叫诗？这叫文学？

不要说审美，它是什么深刻的含义，还是有什么讽刺的意义？我觉得在医学上或许还有些价值，能催吐。

如果说，这都能叫诗，那么我们小时候的童谣简直就是经典了：“被窝里吃，被窝里拉，被窝里放屁蹦爆米花……”好歹这还有些童趣，还流传了几代人的童年呢。

插播一个笑话：一秀才死后去见阎王，自称饱读诗书，通今博古，正自吹自擂时，突然听到阎王放出一屁，于是立即献《屁颂》一篇：“高耸金臂，弘宣宝气，依稀乎丝竹之音，彷彿乎麝兰之味，臣立下风，不胜馨香之至。”闻此，喜不自胜的阎王就给他增寿十年。十年限满后，秀才再来到阴间，见他得意忘形，非常寻常，阎王便问：“此乃何人？”小鬼回答：“就是那个做放屁文章的秀才。”

这秀才的《屁颂》，起码还有文字的工整和对仗，在“拍马文学”中也还算得上精致，可贾浅浅的那些诗，连这《屁颂》都赶不上半点儿。

若干年后提起她来，恐怕人们想起的就是：“哦，就是那个写屎尿屁的贾平凹的女儿啊！”

居然还有人为其辩护：“贾浅浅是对诗歌很有探索精神的一名诗人，她的诗歌被群嘲为‘屎尿屁’不见得是她的不名誉，反而见证这个国家的许多人不仅不具备诗歌的素养，根本不是文学的欣赏者，还将无

论当作资本，将戾气误认为勇气，并在吆三喝四的阵仗中产生同仇敌忾的虚妄。”还将这件事与易烊千玺考编国家话剧院相提并论。

真是笑话，难道诗歌的素养就是对屎尿屁的讴歌和赞赏？文学的欣赏者就要对着屎尿屁好好地端详？闻到了臭味，还不许我们说恶心？那你跟我说说，就那两首诗，它好在哪里，妙在何处？郭德纲说：“每个人都有吃屎的时候，只要别嚼就行。”那你从贾浅浅的这些诗中，到底尝出了哪些咸淡，嚼出了什么滋味？

当然，贾浅浅不是没有不错的诗，比如这首：“我正在大海上漂泊/来看我的时候必须乘船/那里有无数浪花做的悬崖/会拍走守护渔船的灯塔/请不要打捞有关我的记忆/它正在鱼鳞般的海面上/化作比大海更深的蓝。”

就算有些诗还不错，但毕竟鲜为人知，而你既然写了那些屎尿屁的所谓的诗，并进入到了公众的视野，当然要面对和接受公众的审视和评判。“大风吹倒了梧桐树”还“自有旁人论长短”呢，何况这次大风把屎尿屁文字都吹到公众面前了，难道还不许大家说说感受，论个香臭？

这和易烊千玺考编的根本是两回事，且不说易烊千玺在演艺事业的实力毕竟有目共睹，而且人家是否暗箱操作至少看不出来。但你敢说贾浅浅的所谓“文学成就”，什么“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副主席”、“第二届陕西青年文学奖”和其父贾平凹就没有半点儿关系？如果硬说没有，你是当大家傻，还是瞪着眼睛说瞎话？

我并不反对也不反感“文二代”，毕竟，古代还有苏氏父子、曹氏父子等文坛世家呢，但这前提是要是

有作品实力做支撑，贾浅浅，显然才不配位。

进不进作协我倒也无所谓，毕竟也不是多神圣多了不起的地方，也多有滥竽充数、装腔作势之辈。但你既然占用了公共资源，并因此获得名利等实惠，那么，也就有必要接受公众的审视和监督，包括冷嘲热讽。既然你想用这些诗来欺世盗名，那么就别怨大家积毁销骨。

都说钱难挣，屎难吃，可在贾大姐那里，却是“钱好挣，屎好吃”，你都挣了这“吃屎”的钱了，还在乎大家怎么臭你吗？

最后还是说个段子：小苍蝇问苍蝇妈妈：“天这么蓝，草这么绿，我们为什么要吃屎呢？”结果被苍蝇妈妈呵斥：“吃饭时不要说这么恶心的话题！”莫怪！莫怪！之所以要说这么恶心的话题，是因为它已经“上桌”了。

那位问了，你怎么那么爱说笑话呢？因为啊，贾浅浅这人这诗这事儿，在我眼里，就是一个笑话啊，还是带味儿的。



作者公众号

珍视“博物馆热”背后的文化寻根需求

章成

暑期高温难挡观众热情，近期各地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。一票难求、门庭若市成为博物馆的日常，各类衍生文创产品亦备受热捧。近年来，文博游已然成为潮流时尚，饱览文物真迹、享受文化盛宴，博物馆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列为出游计划中的必选项。

博物馆“打卡热”的兴起，离不开大众对博物馆历史文化价值的发现和认同。《国家宝藏》《只此青绿》等以文博元素为特色的文化产品脱颖而出，创造契机让人们重新审视历史与文物的价值。另一方面，当今考古发现与学术研究也在“反哺”社会，让历史与现实产生互动。比如，海昏侯国遗址发掘、三星堆遗址发掘、《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》发布等考古成果，不仅追溯了中华文明

的起源，更为大众解答了尘封数千年的历史疑团，极大调动了人们对文化溯源的兴趣。在大众眼中，文物不再是古董，而是历史的浓缩、文化的结晶。这种大众认知的转变与推进，促使博物馆游览持续升温。

除此之外，博物馆自身也在积极探索转型，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、迎合文化消费升级新趋势。近年来，以南海一号沉船博物馆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、安阳殷墟博物馆、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等为代表的考古遗址博物馆，在旅游网站推荐榜单中排名渐次上升。这一新动态折射了文化消费的深化与转型。人们已不再单纯满足于简单的、传统的博物馆参观，而是产生了深入历史场景、触及历史语境的“沉浸式”体验需求。需求的增长与移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VR（虚拟现实）

等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，共同为博物馆提高展览质量、创新呈现方式、转变运营思路提供了契机与动力，推动各地博物馆在教育、公益、演艺、展览等多个领域统筹整合，以全新的方式更好满足人们的文化好奇心。

从社会学层面来看，大众热衷博物馆游，或可解读为一种群体意识下自发的文化“寻根”实践。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关于文化自觉理论的相关阐述中指出，文化自觉建立在对“根”的找寻与继承上。寻根问祖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，同时也是当今社会群体意识的重要基础。博物馆所藏文物文献，记录了中华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政冶、经济、文化面貌，将中华文化的专业性这条生命线更为重要和必要。

据《光明日报》

龙头新闻·生活报小记者优秀作品

多彩暑假报告

实习生 郭佳鑫 见习记者 崔凯歌 生活报记者 吕晓艳 整理



小记者 哈尔滨市铁岭小学二年七班 仲一夫

暑假，我和爸爸妈妈去了大连的海边，我们度过了愉快的几天，其中最有趣的是挖小人鲜。

到了大连后，爸爸带着我和妈妈住在靠近大海的宾馆里，天空万里无云，十分晴朗。爸爸站在阳台上，望向大海，看见海边上有好多人在挖小人鲜，转过身对我们说：“我们一起去挖小人鲜呀！”

于是，我们带好水桶、铁锹和海盐，下了楼，走到了沙滩上，也加入到挖小人鲜的队伍中。我们一开始什么都不会，四处张望，不知该如何去挖。这时，一位好心的老爷爷朝我们走过来：“我教你们吧！你们首先找一个方形的小洞，往里面撒一些盐，如果看见小人鲜出来了，就飞速地把沙子一层一层地挖开，它的速度没你们快，不要怕它跑掉，它往下缩着就被你们抓到了。”

我们对老爷爷说：“谢谢您，您可帮了我们大忙了。”之后，我们按照老爷爷教的方法挖到了一桶小人鲜，我们高兴极了！

我们挖累了就回到了宾馆，爸爸把我们挖到的小人鲜送到了加工的地方，做成了可口的美食。我津津有味地吃着，心想：自己动手挖到的食物，吃起来真香呀！这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。

我们这次挖小人鲜，我学到了许多东西，也收获了许多快乐，我觉得十分有趣！

